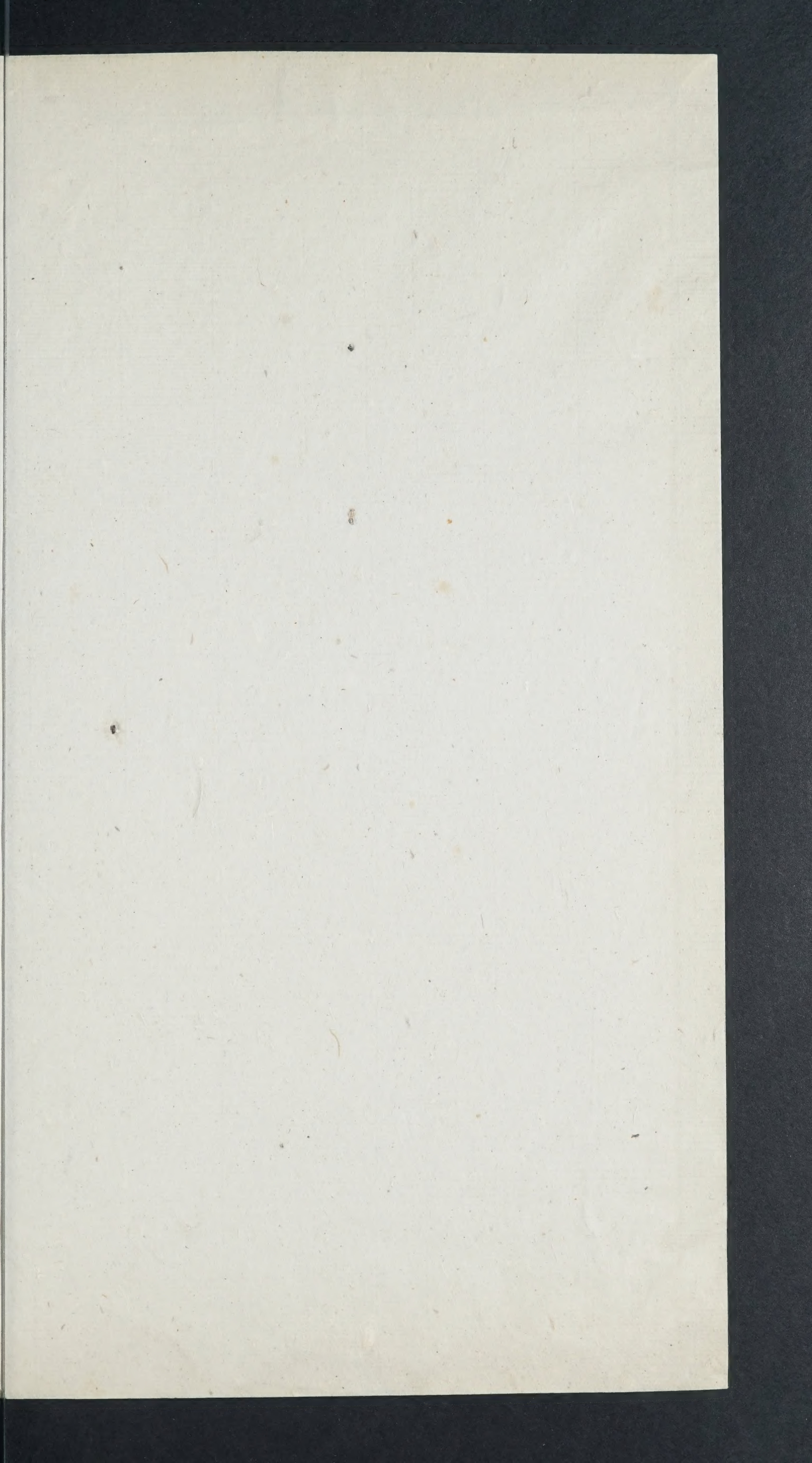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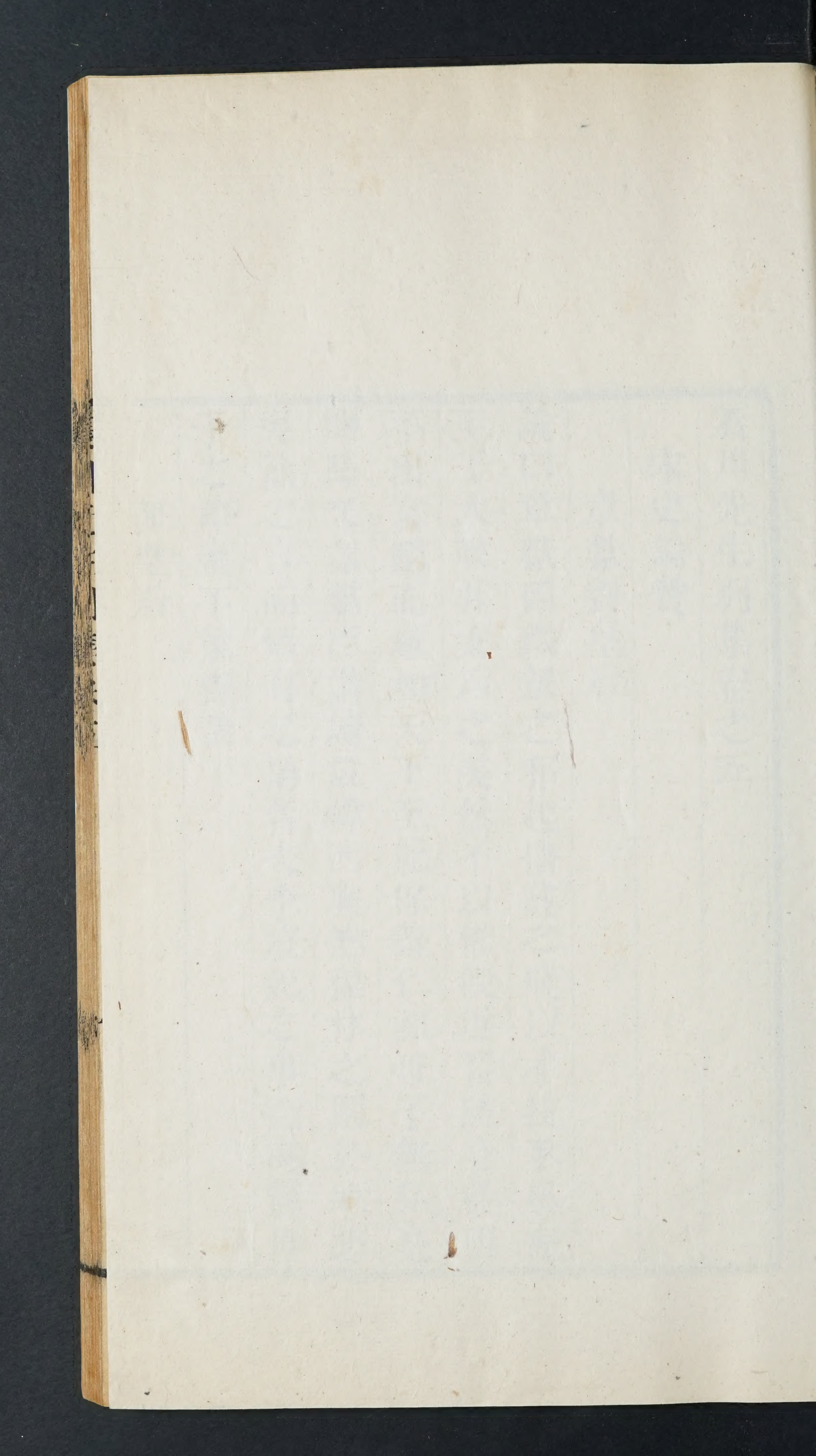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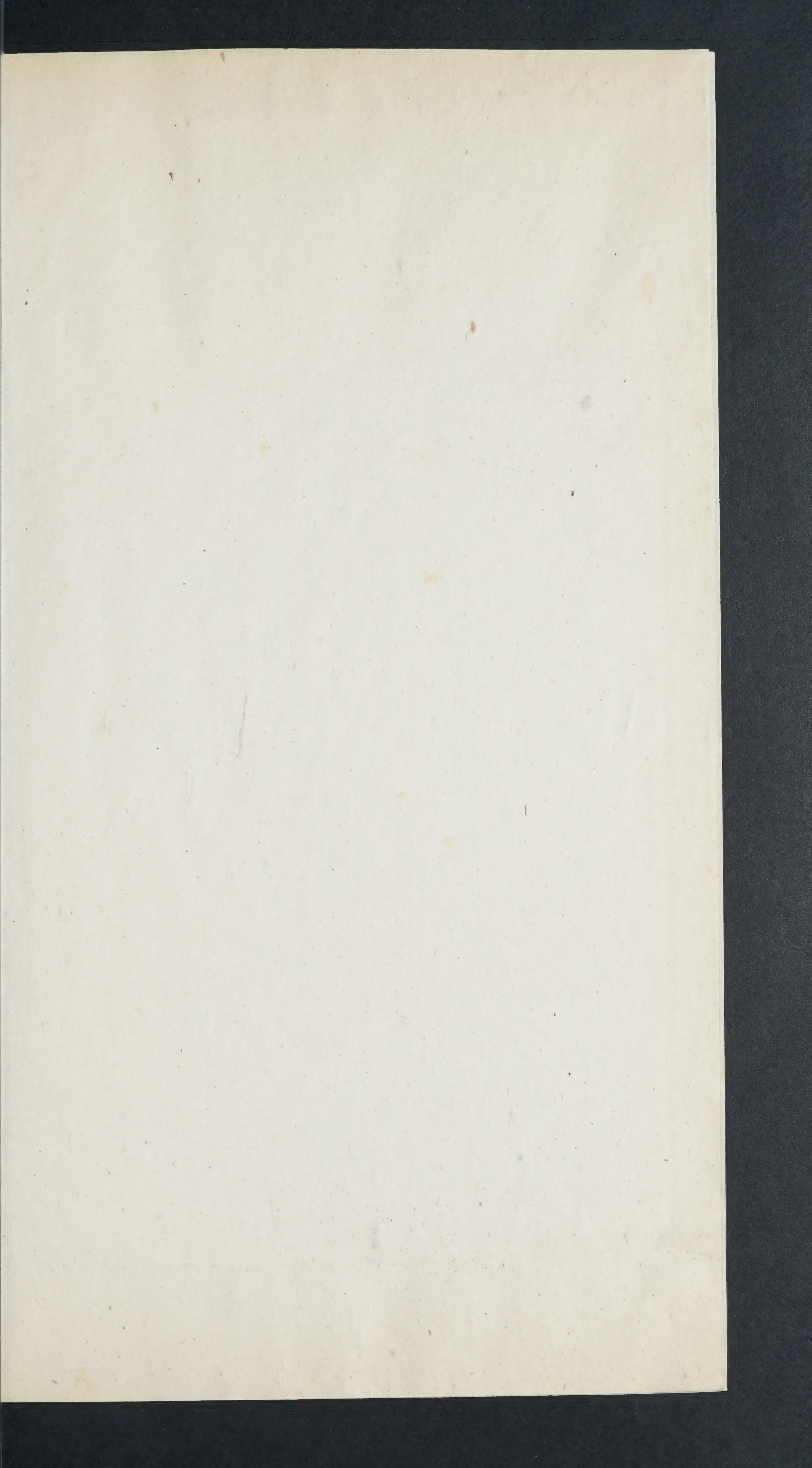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五

宋史論贊

章獻劉皇后

論曰章獻因鍛銀之邪起播鼗之賤以才技承恩寵至干大政非女后之美然不以權假近習號令嚴明不出宮闈而威加天下至能保護仁祖母子無私毫間隙又詔羣臣講讀設幃西廡擲程林之圖於地聽夷簡之言而悟有足稱者夫李宸妃之事微夷簡母子之際幾不能釋哉

郭皇后

論曰以仁祖之賢而閻呂得肆其紆瑤華之不終深可惜也原其故由寵愛張美人而后之立非帝意固有以啓之耶楊尚之爭斯其末流之弊耳

慈聖曹皇后

論曰神宗以太后之命不能勝安石之說其志亦可悲哉夫取后必以名家光憲出自武惠其才傑固宜如是女子惡以才見若后者無厭其才也古者授管脫珥之風夫豈獨具冠帔佐御饌而已

宣仁高皇后

論曰曹高二后身親仁祖寬博之政且濡韓范富歐

之風婦姑所見略同矣夫明哲昭於閨闥而偏猶暗於朝廷固有以也當元豐之末天下已極敝非得聰明不惑之主持綱紀於上率群臣於下弗克有濟宣仁徒以一女子力挽天下之勢抱十歲童衣黃袍御天憲太后出而法存退而法亡雖元祐初政若時雨吾知其不終也

欽聖向皇后

論曰欽聖臨政不久定策之外無可見者然其言論風旨固宣仁之遺也宋興以來女后之賢少聞自高曹向孟皆當變故之日而行始出於閨闥夫月則明

矣其如日之晦何

昭慈孟皇后

論曰隆祐瑤華再貶洪州播越中間顛沛亦云多矣宣仁惜其福薄諒其然乎方張邦昌苗傅逆亂之會后孑然一婦人耳奸賊黨與左右側目卒能迎康王而授之璽引世忠以復辟古所謂疢疾生智慧者與既而垂衣被練怡然行宮之養與夫縊鉤牽衣者竟何如哉

韋太后

論曰高宗之至情備見韋太后傳然能修問膳之禮

而乏枕戈之志非天子之孝也靖康之禍六宮陷沒者多矣其戮辱之狀史不詳著至予觀喬韋慟哭沙漠中每掩卷爲之流涕以爲世主不可以不覩也

楊皇后

論曰彌遠抵巇以窺宮闈可畏也哉濟邸亦非令器也不以其時龍潛晦迹以覦君膳乃感慨發憤書几作字竟何益乎彼能碎乞巧之器而美人之進何不能拒也蓋亦其自取云

皇后總論

論曰世稱宋朝家法過漢唐予讀其書信哉章獻之

妬而不薄於仁祖不間於楊妃英孝自藩邸入而恩如巳子高宗起再廢之后而奉之身親視膳疾不解衣薙薙乎誠三代以還未之有也然猶時有在床之禍楊尚寵而閻呂乘其間劉婕妤進而郝蔡逞其兇彌遠濟邸之禍表裏於楊后嗚呼可不戰戰兢兢哉

魏悼王

論曰太宗以呪咀不足以服天下而更甚以西池之變此誰爲之左驗哉抑何其辭煩而意晦也於是勢利之顧慮去而兄弟之情見矣史稱廷美之禍始自趙普德昭忤旨自刎皆非實錄方禹錫告變普尚滯

河陽而禹錫普邸人也倉卒來朝特窺其意而贊之耳德昭寛厚長者喜怒不形於色匹夫自棄其身亦必有所感憤一言忤君父何以死哉此必國史諱其故而不傳也

楚榮憲王

論曰以徽宗之昧而不究蔡邸之獄繇蔡王尚幼而江公望之理明也危哉大利所在嫌隙乘之孝宗時莊文太子薨魏王愷當立帝以恭王類己竟立之愷出判寧國登車顧虞允文曰更望相公保全予三復其事而悲之

趙子崧

論曰汴京失守宋巳易姓康王名號未正子崧雖鼓義而起可也檄文不遜何罪哉方中興之時宜與天下更始釋舊事廣衆謀而高宗首沮信王之功復抵子崧之罪抑何謬也

不恴

論曰不恴起進士出撫民社能裒上益下所至皆有惠政古循吏之用心也至其立朝好言天下事不憚忌諱眞宗英也世稱楚王元儼爲天下所崇憚彼其廣顙豐頤徒有其威容耳

諸王總論

論曰宋諸王咸以文雅自飭工筆札喜詩書不專溺於裘馬聲色之間蓋其風流自上被之也翠羽珊瑚之戒假山之對臣主好尚如此而又睦親有院大宗正有家法袒免以上賢者以名聞其疎屬亦得以進士起家彬彬乎盛矣哉雖非三代經制之義而近古以來未之有也

公主

論曰自釐降之典廢而肅雍之風泯宋興沿習降等之制倒行坐立之禮太宗之命魯國獨私于柴禹錫

耳至神祖始下詔勸使率循婦道嶽宗定盟饋之禮其意美矣然乘勢驕恣其處位固然蓋文至而實不行也予採宋史得其尤賢者三人其他如叩城夜訴玉管希恩又何足數哉靖康之禍帝姬之北遷者蓋二十八

范質王溥魏仁浦

論曰范質早爲桑維翰所器至令周祖雪夜解衣明於機務有宰相之材宋興稍稍建白緣飾固陋蓋有助焉王溥解河中之疑贊澤潞之策汲引人材惟恐不及魏仁浦以黄縑之激起爲小吏而能口說手疏

弊無遺策其才技皆見于周太祖之世然質以文學自媚于禪代之間而仁浦倒印激怒何其危哉所謂江湖之人習風濤而不惴者奈何其責以死也

石守信

論曰自唐末至於五季方鎮之禍糾連盤固每一動搖環顧而起擅易軍帥至移於闕庭天下以爲不可除之痼疾矣然小人好亂之心亦必無所顧忌而然太祖神武蓋世素爲守信之徒所翊戴龍潛之時固已俛首帖耳而爲之用及名號已定黜拜繇已因而取之其勢易也蓋宋之方鎮有五季因襲之弊而無

五季難去之患英雄成事非有奇策能撫其機而不失之耳

侯益趙贊

論曰二人皆有將帥之才方其陷身契丹徘徊蜀漢幾失所措所謂智勇過窮而困也悲夫及其歸命漢祖功名顯著世猶以降辱罪之獨不思人材之在天下亦難得也哉

王全斌

論曰賞罰之道繇好惡生蓋誠心出于自然也全斌黷貨恣暴太祖責之是矣乃曰非以爲戮江左未平

而姑爲之立法耳則是太祖無罪全斌之心而有取江左之志設使江左巳平則成都十萬衆之魚肉不足憫也孟子之惡言利有以哉

趙普

論曰趙普佐宋收藩鎭之權解苛暴之令立三百年忠厚之基號爲元臣列于大烝斯無忝矣然古所謂大臣者富貴不能入其心故能立乎廟廊天下被其化若普者鬱悒河陽遂至嗚咽出涕太宗亦自以爲哀憐其舊而收之君臣之間兩無所憚雖北征之疏再上而徒以長文過之辭而遞拾補綴之風吾知其

不能行于太宗之世矣

盧多遜

論曰予讀多遜獄牘言趙白交通事云願宮車晏駕其組織疎謬尤爲可笑多遜挾邪之迹不甚可見而趙普亦未有以勝之二人者徒以勢利相傾邪正之實予未知所定也

張齊賢

論曰齊賢慷慨任事論邊防則以治內爲先施于政則以愛民爲本予觀其獻策天子以手搏飯眞磊落不拘人也晚有薛寇之累其略於簡細固亦宜然然

巽夫齷齪保位者矣

震川先生别集卷之五

後學華長發訂

震川先生別集卷五

震川先生别集卷之六

紀行

已未會試雜記

臘月二十四日風日暄和行丹陽道中余垂老有此遠役意中忽忽不樂欲慕古人之高致而不可得有欲言者而口不能道忽思馬季長客凉州關西饑亂因嘆息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所以然者生貴于天下也今以世俗咫尺之羞滅無貲之軀非老莊所謂也遂往應鄧隲之命嗟夫此予今日之意也因諷其言感慨者久之

常熟瞿諭德景淳爲博士弟子時予常識之白下及登第兩爲禮闈同考在內簾對諸學士未嘗不極口推奬一日過訪道及平生以予不第諸公嘗以爲恨爲吾江南未了之事因言爲考官亦有難者葢內中有一榜外間亦有一榜必內榜與外榜合始無悔恨方在內時惓惓未嘗不在公也又爲予同年義與楊準道予少時之夢予少夢吳文定公授以文字一卷予歲貢鄉舉皆與之同故瞿每對人言之實以文定公見待云

諸考官命下之日相約必欲得予及在內簾共往白

兩主考常熟嚴學士訥因言天下久屈此人雖文字不入格亦須置之第一人必無異議金壇曹編修大章尤踴躍至與諸內翰决賭以爲摸索可得然盡閱落卷中無有也揭曉後曹使人來具道如此而人有後來言予卷爲鄉人所忌不送謄錄所蓋外簾同官言之然此乃命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予自石佛閘與鉛山費椕文步行至濟州城外遇泉州舉子數人共憩市肆中數人者問知予姓名皆悚然環揖言吾等少誦公文以爲異世人不意今日得見往往相目私語此在京吾鄉有託泉州舉子之語

以相詆不知予已在濟州先識之設果有言亦不當傳道之而乃假託其語其謬如此所謂外廉官者亦對人毀予予時方出國門亟書數語寄其同官徐學謨葢一時有不能平亦予之褊也

已未禮闈易題節六四爻彖予講安字之意大畧云使聖人之制禮不出乎其心而欲驅率天下以從我則必齟齬而不合天下之由禮不出乎其心而欲勉强以從聖人則必勞苦而不堪齟齬不合勞苦不堪秦漢問語稽山蘇氏文多有之今某人摘此八字極加醜詆以數萬言中用此八字爲罪訴亦太苛矣前

浙省元姜艮翰久不第高時爲給事中每論其文切齒姜後亦登第予老矣能望姜君乎惜乎某之以高時自處也嘉定金喬送予出國門偶道此喬自徐祠部所來祠部與予舊相知因書寄之然勿與他人道也先是丁未予試卷中庸天地位萬物育講語用山川鬼神莫不又安鳥獸魚鱉莫不咸若房考大劄批一粗字有輕薄子每誦以爲嬉笑事亦類此蓋今舉子剽竊坊間熟爛之語而五經二十一史不知爲何物矣豈非屈子所謂邑犬羣吠吠所怪也歟今次將北上夢多奇者當別記之二月得兒子家書言夢予

獲雋易題乃離卦乃化成天下而里人夢見龍起宅中發屋拔木時易題果出離卦頗以爲異對坐中言之傳至瞿侍讀亦爲予喜

又張憲臣夢余在殿陛間走度一木跨其肩上謂予名必在張前榜出張中禮卷第二而予不得有不盡驗者家人任慎少隨余每夢輒應今歲隨在京數有奇夢類非其能自爲者然亦不驗獨余二十六夜夢報中會元謂今年二十九揭曉何得先三日有報其人云預報會元耳夢中因念甲午歲有人來報鄉舉第二此預報之證也頗自疑之

又夢在大內嚴學士送予下階予辭以公爲吾座主不宜降屈乃與瞿侍讀相攜而出初得此夢以嚴爲座主必中而又不驗豈瞿後主考乃得舉也然予無望此矣又二十七日夢一卷書乃爲狗所吞人言書爲狗吞乃狗兒年非羊兒年也

李元禮郭有道生此世必在塵埃中無人知貴之者杜子美詩云溫溫士君子令我懷抱盡靈芝冠衆芳安得闕親近子美此意曖然甚可愛也人無此安得謂之能親賢吾茍且與之豈不自賤荀子度已以繩接人則用紲莊周達之入于無疵其亦枉其性矣孔

子七十子服之謂之聖人則無一人之服之者可以爲賢乎孔子則自言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孔子之言乃所謂知性命之理者也

予每北上常翛然獨往來一與人同未免屈意以徇之殊非其性杜子美詩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子美眞可語也昨自瓜州渡江四顧無人獨覽江山之勝殊爲快適過滸墅風雨蕭颯如高秋西山屏列遠近掩映憑闌眺望亦是奇遊山不必陟乃佳也

四月初五日夜泊滸墅夢魏孺人別居一所予往見之孺人亦來就余所尋復去相見時甚歡以爲世間

未有之事約與相迎爲夫婦如故孺人意亦允諸方躊躇間岸上鼓鼕鼕夢覺矣自孺人歿幾及三紀未嘗夢俗以爲淚着殮時衣不夢也今始一夢慘然甚感王孺人亦無夢壬子冬北上雪夜宿句曲道中夢孺人來二君德容常在吾目中今自數千里還去家益近愴然有隔世之悲

初六日發滸墅自丹陽無一日不遇風是日冒風雨僅至婁門宿跨塘橋下中夜風雨勢益惡予惺然不寐念此行得失有命畧無芥蔕于心獨以三四千里至此又阻風雨不得亟見老親思昔丙辰南還見吾

祖云不第不足言汝還慰吾懷矣今吾祖長逝還更不可見更不復聞此語悲痛胡可言也明日過沙河風雨微止將到家矣命童子索筆硯聯事記之人之毀譽不足爲之有餘不足顧獨以廟堂諸公譽之愛之者無所用其力而鄉里知識毀之嫉之者必中其計信乎予之窮也夢兆本不足道具存一時之事故并書焉

嘉靖三十八年四月書時過陸市

壬戌紀行

廿四日行夜泊平樂明日午至閶門廿七日行二子

還夜至新安明日晨至無錫是日至白家橋雨晚穿城宿毗陵驛下廿九日夜泊丹陽三十日午過丹徒得葉子寅江船與周孺亨待潮因三人步觀留侯廟遊海會寺還飲舟中夜潮來奪港以出是夕宿于江中元旦登焦山微風渡江得小船卽行夜至江都明日與孺亨聯舟行宿孟城初三日寶應湖大風夜至平河橋宿去淮四十里明日雨宿裏河明日入淮船船尤小夜臥長淮風浪之聲達旦初六日至桃源夜雨初七日雪西北風急僅至崔鎭明日過宿遷夜二鼓至直河時獨與孺亨兩舟行岸上有騎者挾弓矢

叱挽人令之下皆踉蹌入舟尋見有人聚立頗疑其盜然竟無他初九日至新安自是始有閩廣人同行初十日午過呂梁夜宿未至彭城二十里十一日巳過洪舟幾落洪去力挽以出彭城大雪舟停一日十二日自寶應來陰寒雨雪間作是日始見日尤寒刺舟者鬚髯皆冰黃河凌下船刺刺有聲至境山宿明日船犯凌舟幾覆覯濁口黃河自西來從此出故河冰推排而下常年經此溝中有水汩汩流故云濁今成大河也夜至沽頭明日孺亨小恙便欲還強之入閘夜與四明王嚮飲上海曹子見舟中止八里灣南

月明霧四塞霜下如雪岸柳皆凝白十五日待冰亭
午始過牐以連日寒冰雪乍凝非復壯冰特船人畏
怯時止夜將及南陽又止復行近棗林又止聞岸上
雞鳴矣十六日止仲家淺十七日過濟寧夜止南旺
第一牐與王曹二君飲十八日午至南旺汶水流出
冰雪壅河同行船更相挽破冰而前近遠老口月出
九船順風張帆檣皆挂燈如列星迤邐行柳樹間明
日早飯後逼張秋飲王君舟中還待月聊城二鼓行
二十日未午至清涼舟聚者三四百明日午始入漳
河天微雨止宿渡口月出復行至曉過武城日跌風

止鄭家口月出行廿三日過故城至老君堂廿四日止新口廿五日大風未至滄州廿六日過興濟行五六里以氷阻先後來者皆聚幾及千艘半天下之士在此矣始見同縣諸友夜飲子敬舟中廿九日早過靜海宿獨流初一日大風止大王庄飲起仁舟中至劉指揮庄雇肩輿小車庄人皆來叩頭與曹子見小飲登舟初二日移舟楊柳青陸行至韓家樹渡滹沱河風極冽厲有河氷待久之乃渡道會臬南諸友飯桃花口宿楊村明日行至華黎庄步觀神廟前石刻云開泰六年建塔藏舍利于婁河西咸維四年七月

十四日雷火塔燬壽昌二年五月中常有光怪現握得舍利百餘顆乾統五年建木塔列題諸僧名後書榮祿大夫監察御史武騎尉張軫下有磚承之廻書佛號後題榮祿大夫檢校國子監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石恕初予跼蹐小舟中少所見獨記所止處而巳陸行觀此石字畫楷勁而年號官名皆遼時故記之自石晉以十六州畀契丹此地没于北者五百年予每入北界未嘗不歎宋人不能至此也幸生二百年一統全盛之世夫豈易得哉飲武淸至靈谷屯宿初四日行過馬駒橋申刻至京自興濟氷阻千艘

相聚行數里輒相呼擊氷如是數里又行舟止時如鴉將棲且止復飛回翔不定前此未見也聞白河氷尚腹堅遂皆陸行予自辛丑計偕後七試南宮往來程路及此行計七萬里矣

壬戌紀行下

初一日下張家灣皇木廠川舟阻隘僅得出是夜夢月蝕既余與二人望而拜初三日行初四日過河西務兩日風行皆不盡日初五日午竟白河遡漳衛白河出城外經密雲合大通榆渾諸河在漷洲東北出通州境東南至香河界又流入于武清凡三百六十

里至直沽入海元史言榆渾三河之水合流名曰潞河白河亦名潞河也宿楊柳青明日宿獨流初七日過滄州十餘里宿前阻氷處初八日過磚河日尚蚤止泊頭有扁鵲廟扁鵲渤海人莫州有其家宅謝靈運擬鄴中詩云憶昔渤海時南皮戲青沚當建安時非清平之運士之有以自樂如此初九日過東光至安陵道逢同縣許給事停舟相勞問爲同行者閡距不得與言許尋遣人致禮初十日過桑園雨舟止久之雨後微得順風舟甚駛風雨尋作未能至德州十一日泊故城有馬都御史祠與許翔甫行縣中明日

經鄭家口風疾尋過夾馬營至武城觀夫子廟像河滸有二童子來自言學易因與之言易是日風順掛席行如飛雖有逆灣然亦行一百四十里十三日晡時至臨清衛河自輝縣蘇門山合頭歷輝縣界新鄉衛輝府新鎮李家道口華縣小塔兒清濁二漳自林縣合流經臨漳館陶小塔兒入衛河漳衛合行二百里過臨淸自輝縣東北來一千六百里又千餘里至直沽合白河入海元名御河永樂初會通河淤自淮入黃河至陽武陸輓至衛輝下衛河也南行逆流自靜海歷興濟滄交河南皮吳橋景德故城恩武城夏

津清河之境靜海青與濟滄德故城武城皆臨河十
四日入牐曉行至戴家灣十五日日昳過聊城泊李
海務明日周家店南水涸不行晡時水至行達河城
十七日荆門大風黃沙蔽天舟如霧中行過張秋及
戴家廟有龍衣船封水明日食時行龍衣船歲于此
過關挾南貨故船常滯淺曾記一歲適巡撫過界水
爲封錮東平張長史以金幣賄閹買水買水所未聞
也夜至開河明日南旺水涸至宋尚書祠觀鵞河口
汶水來處鵞河口卽黑馬溝也有分水龍王廟汶自
此逆流北出五百餘里入于衛南出二百餘里合于

沂泗凡八百餘里云北去者逆上至南旺而順南行者亦逆上至南旺而順故濟寧當南北之半而行者皆相期至此諺云上巴濟寧下巴濟寧以爲過是皆順流也十九日濟州登太白樓陳子敬許翔甫沈誠甫秦起仁王子敬陳敬甫同登濟州西望城武縣正相直也余曾大父嘗爲其宰樓下有碑刻永樂十八年正月二十日勑行軍司馬樊敬往守濟寧撫操十萬壯士指揮以下除授總兵官亦聽調違令斬首行軍司馬其重如此皆一時之制與國初諸翼元帥曾典亦失于記載也廿一日趙村暴風起微雨尋止過

新店日正赤如血夜爭新帥舟楼雁翅間前行者幾敗止仲家淺漏下二十刻聞帥下喧呼聲乃龍衣船至帥啓又行至師家莊廿二日逾魯橋谷亭沙河至胡陵胡陵人以楊枝揷水祈雨來時孺亭病欲還余強之行至日昳孺亭舟稍後聞岸上人呼余愴然謂從者周公必返矣遂停與別以其非大疾也葢過胡陵不遠余囑其傔從今夕止可歇彼奚在泊頭得信孺亭竟死傷惋殊甚夜余宿此不能寐也廿三日食時至沽頭會通河幾盡矣會通河元所賜名至元初漕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繇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

運至淇門入御河其後于堈城之左汶水之陰作斗門遏汶入洸以益泗漕而汶始與洸泗沂合至元二十年自濟州新開河始分汾泗諸水西北流至須城之安民山入清濟故瀆以達于海至元二十六年自安民山之西南開河繇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而泗汶諸水始達御河也凡歷臨清清平堂邑傳平聊城陽穀壽張東平汶上嘉祥鉅野濟寍嶧陽寍陽魚臺鄒豐沛之境臨清聊城東昌郡治濟寍皆臨河弘治初河決金龍口趨張秋都御史劉大夏修築遏水南行工成賜名安平鎮出牐水勢不壯而下

流平漫故水雖順流舟行尤遲至溜口始以兩槳行
如飛河自汴城北至張家灣東北行溜首江三家樓
益陽依逢考縣楊青口師家樓新集馬磨師家道口
馮家集曲里浦趙家圈經徐北門五百餘里河決房
村後自馮家集決入溜口不復經蕭縣入溜口僅二
十餘里卽合沂泗又七十里至彭城汴至此三百七
十里自蕭縣至馮家集一百八十里也梁進口四十
里經新集入漁陽碭山河水散漫四五里至馮家集
始伏漕至溜口溜口自馮家集分兩股舊時所謂大
小溜溝者相去不半里而分爲兩也登境山起仁子

敬誠甫皆至山石陂陀紋理如武康而色不如有大雲禪寺依山雖小刹而峻整有至元碑日已昏不可讀廿四日日出已過彭城矣舟中與子達言豐沛故事余昔數過泗水亭有班固碑不復存而少嘗見其文因爲子達誦之皇皇聖漢兆自沛豐乾降著符精感赤龍承彪流裔襲唐末風寸土尺木無俟斯亭建號宣基維以沛公揚威斬邪金精摧傷涉關陵郊擊獲秦王鴻門造勢斗璧納忠天期承祚爰爵漢中勒陣東征劉禽三秦靈威神祐鴻溝是乘漢軍改歌楚衆易心誅項討羽諸夏以康張陳畫策蕭勃翼終出

爵褒賢列土封功炎火之德彌光以明源淸流潔本
盛末榮馭將十八贊述股肱休勳顯祚永永無疆國
家盜安我君道昇根生葉茂舊號是仍於皇泗亭苗
嗣是承天之福祐萬年是與午過呂梁呂梁雖懸濤
湔湃然非巨嶮也是日立夏日暈者三至下邳尚蚤
復行是日風不順猶行三百里明日錘吾風泊圯岸
下復行明日白楊河遇見陳永康雷夢龍舟從飲酒
過桃源行三十里而別是日風微故至淮陰泗水出
汴縣北山沂水出泰山至下入於泗沂泗合流爲淸
河今黃河幷入之酈道元曰淮水北來至下邳淮陰

縣西泗水北來注之淮泗之會即角城今淸口是也黃河不復自渦口入淮獨自彭城從淸口下故淮自淸口北岸黃流而南岸淸蓋二十一里始混爲一色凡歷徐州睢寍邳宿遷桃源淸河之境入百餘里惟睢寍不臨河淮上見日正赤如血望之絕無翳障空蒼下墮圜紅濛氾間眞奇觀也向夜風雨大作𩃬霽明日自淸江口移入裡河艤泊郡城下郴州喻景曾遝來候夜風雨雞鳴雨霽西南風大急在淸河欲此風須臾不可得今遂之更爲虐也初同行者常有百艘南旺分而爲二先行五六十艘出會通河舟皆散

是日風阻寶應又以百數夜始行牽纜如織至厖澱湖口廿九日風猶逆至露筋廟出邵伯湖甓湖無風清漪可愛夜宿驛下明日風始順食時至江都天陰風益迅遂至瓜州也中瀆水首受江於江都縣古江都菴臨江卽此地云淮陰六十里至黃浦口出馬湖三四里入內隄行至寶應出湖四十里內隄行至露筋廟出邵伯湖十八里至三百子內行三十里至驛古廣陵北出武廣湖東陸陽湖而二湖相宜五里水出其閒下注樊梁湖舊道東北出至博芝射陽二湖西北出夾耶至山陽永和中陳敏因湖道多風自湖

之南北口沿東岸二十里穿渠入北口以避湖風蓋其來巳久今世獨知陳平江耳又吳將伐齊築邗城城下掘溝謂之邗江地理志所謂築水江淮之間凡三百六十里歴山陽寶應高郵江都之境山陽淮安郡治江都揚州郡治瓜州對江與京口直也遂過埭入南小船始皆吳語夜雨蚤風過江山色靚麗向來少此景悵過之速遂入江口

遊海紀行

嘉靖巳未中秋前二日王原渠邀予遊海午後登舟至太倉明日午出州東門遂行待沙船不至宿天妃

宮十五日得沙船行至海口風雨大作波濤際天初
猶見海中長沙及濤高沙反出其下不復見還宿天
妃宮明日至海口雨不止使人問郭帥已往新城因
宿其營營前頗有戰船戍兵寥落皆兩粵人營中寂
然半夜大風雨波濤之聲滿耳郭帥方自新城乘浪
而至明日留飲及暮而別夜三鼓潮生舟忽高數丈
水聲鳴激永美呼余起登岸岸北邐迤隔碍僅見東
南半海月色微明因列坐飲鼓琴潮平乃還連日雖
風雨海中風帆交錯沙上人載荻葦西來不絕劉家
河船皆逆風張帆南北斜行如織篙師云海行特風

波患無風不患風也余與張德方陸希皐同自崑發
永吴于一夔余子福孫從至州希皐不行劉大倫楊
正學以沙船至楊百戸海上彈琴者也李旌未冠皆
同行九七日竟不見月亦不至大海而還

震川先生别集卷之六　　元姪孫天錦訂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七

小簡

與沈敬甫 以下六首解經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卽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意朱子解心之神明不測不是但說心之神明不測一句甚好人心與天地上下同流貧賤憂患累他不得須知聖人烈風雷雨不迷羑里之囚此心已在六十四卦上雖號泣于旻天又有在牀琴時也公孫碩膚赤舃几几學者當識吾心亦如此非獨堯舜周孔之心如此也來書不能一一爲

荅當以此存心便覺天地空濶生死隨大運更無一
事矣

民可使由當作日用不知看道之不行也民鮮久矣

夫子葢屢嘆之也

子張後來造詣儘高如十九篇所載言論可攷務外

堂堂乃初年事也

所疑卒未能詳考樂只是以和爲本而所用不同射

乃爲防禦而設司徒六藝如御書數皆習之以爲世

用懸弧之義却不爲無用而空習此虛文以觀德也

此等處須看先王制禮之本原不當止向末杪言語

上尋討耳
和爲貴有子只淺淺就目前行禮者說不是說大源
頭蘇秦二公文字少嘗讀令忘之俟再尋繹也

與王子敬

立字羙若執禮字子履馬鄭之徒解羙爲道君子之
欲有立也順其道焉耳禮者履也動無非禮迺可以
言執禮也承二君問更字輙以義荅之葢古人之命
字所以尊其名也孔門如回淵賜貢由路予我之稱
殊無深意而後世名字之義侈矣

與王子敬 以下四首解名物稱謂

嘗記少時見一書云月令王瓜爲瓜王卽今之黃瓜則鄭注萆挈者未必是王瓜生適應月令而夏小正五月乃瓜恐卽此瓜他瓜五月末可食耳適見九江建昌二志皆云王瓜以其最先熟爲瓜之王然亦不知何所據也讀柳州海石榴詩疑是今之千葉石榴今志書亦云乃知孺允亦欠詳考也志書固有附會可以爲一證

高生日來索此書必有疑慮乞更尋撿月令王瓜生當直斷爲今之黃瓜萆挈非也且引王蕢與王瓜何與疏又疑爲一物矣古書中必別更有見姑闕之俟

他日考也

與沈敬甫

昨自郡還冒風體中不佳文字娭覽歎邱即虎邱唐諱亦云武邱也

古者六卿之長稱大亦因有少所以別之後來如大將軍亦是官制定名大銀臺不知何出此近來惡俗不可蹈之

與沈敬甫 以下四首論古書

史記煩界畫付來諸先生文體殊不類今別作附書景武紀諸篇仍存在內者更有說也

莊子書自郭象後無人深究近欲略看此書欽甫有暇可同看好商量也

向論高愍女碑可謂知言班孟堅云太史公質而不俚人亦易曉柳子厚稱馬遷之峻峻字不易知近作陶節婦傳懋儉甚聰明并可與觀之

與王子敬

天官封禪河渠平準書奉去子長大手筆多于黃圖識之看過仍乞付來趙御史果有停征榜文昏人得此殊無聊也

與王子敬　以下十二首論時文

沙賊潰去適方聞之然識者已預知有今日矣硃卷留自送之今不復示人也碩處卷尚多但不肯出此亦如人涕唾人有顧其涕唾者無之拾人之涕唾而終日嗅其臭味尤可怪笑也

與沈敬甫

試事未知何如遂不能毫分有所贊益雨不休句曲山谿漳汙可念敬甫連有書殊無壯氣科舉白來皆撞着必無穿楊貫蝨之技渠不比少年只看此番相愛且勸之行子元喪女弟又爲追捕之累罄空非附驥不能千里有佳意須臨期使人相聞也

世事殊不可測勸君行固難然亦不可不一行也七篇文字須刻能就只是時有得失若造化到必不見短不然終歲俛首佔畢何爲者不須問江東神鄙人便是也

儘有一篇好者却排幾句俗語在前便觸忤人如好眉目又着些瘡痏可惡

文字又不是無本源胸中儘有不待安排只是放肆不打點只此是不敬若論經學乃眞實舉子也

奴去有小帖極匆遽不盡大概謂欽甫經學多超悟文字未能卓然得古人矩度耳當由看古作少也星

槎集付來

近來頗好剪紙染采之花遂不知復有樹上天生花也偶見俗子論文故及之

文字愈佳願益爲之此乘禪也毋更令爲外道所勝幸甚幸甚王司馬云如上甑饅頭一時要發乃佳

文字大意不失而辭欠妥耳然可惡者俗吏俗師俗題見之令人不樂也

昨文殊未佳想是爲外面慕羶蟻聚之徒動其心却使淸明之氣擾亂而不能自發也勉之如向作自當得耳

文字已與養吾寄去大概敬甫能見破三代以上言語只爲不看後來文字所以未通俗也求子之文如璞中之玉沙中之金此市人之所以掉臂而不顧也

與徐道潛 以下三十六首皆論自著文

韓集爲葉七沈滯旦夕當促來前編在館中學徒俱病久不往竢往乃得奉耳此書考校甚精什義比蔡傳亦遠出其上讀書者要不可不觀也易圖論有合商確者幸示及原稿并發來向論河圖洛書以示吳純甫純甫謂當俟後世之子雲此篇大意與之相表

褁苐與晦翁實相牴牾啓蒙所謂本圖書作易之大原一切抹倒爲此嘵嘵得罪于世可嘆也抑程子與康節嘗論此至其解易絕不用之亦必有見矣

與王子敬三首

宏元先生賫讀過卽乞付來覩得其語故詳平生足跡不及天下又不得當世奇功偉烈書之增嘆耳吠奢賈人出家者啞羊僧伽中最無慧皆彼書中語

腰痛發作甚苦方有望洋之約恐無緣耳思曾墓表描寫近眞生眼觀之何如

淸夢軒詩附覽記固迂詩又迂淸夢軒亦迂也

與沈敬甫十八首

禮論二首畧辨註家之誤耳無大發明更為我細勘未知其是否也

奉去文字一首此頗詳覈也前書特為討賊而發俗人必用相嗔幸悉毁之逮日用心極苦故欲與敬甫知耳

葡萄酒詩前後偶寫不同皆可用元時置葡萄戶出元史占法曾見之不經意遂忘也

張駕部墓志已尋得深純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試誦此言當否

墓銘更乞一本昨見孺允云外人見書詈罵事太加詆諆不知吾邑中何多劉向楊子雲也又前送鮑令序以京師爲行在所此是子長孟堅書中語並有顏師古小司馬註釋甚明而邑中人獨曉以天子巡狩爲行在又加詆諆此殊不足辨欲足下知墓誌不謬用慰孝子之心

石老墓表敬甫想見但文字難作每一篇出人輙異論惟吾黨二三子解意耳世無韓歐二公當從何處言之

舍中蓬蒿彌望使人愴然不能還矣毛氏文想已見

作此文已忽悟已能脫去數百年排比之習向來亦不自覺何况欲他人知之爲之囅然一笑也

甫里阻風不得入城遥還安亭世事無可言者暫投永懷寺避歲燈前後可入城也曾見顧恭人壽文否敬甫試取評隲不知于曾子固何如一笑

水利論後篇并禹貢三江圖叙說再奉去自謂前人有不及者非常之原常人懼焉今人見此必駭然若吳中更二三年大水則吾言亦或有行之者矣

近輯水利書比前略有增益未完不及寄去有圖有叙說大率不過論中之意耳荆坡二老見之必以余

言爲然經中中江北江雖說晦翁有辨甚悉亭齋所言乃是孔安國程大昌說也中江北江入海者何處尋之惟郭景純三江甚分明耳

張陸二文不加議論却有意趣莫漫視也來文無可改但勿示人恐爲不知者詬厲且大洩其天機也

見子于敝篋中尋撿半日得文三首送看書張貞女獄事當附死事之後但傷訐直不便于眼前人秘之俟後出可也此文頗有關係耳

昨見來書甚快場中二百年無此作不知與介甫子固何如耳平日相長處能于微詞中見得真知言哉

子遇適來求兩文去皆俗者作俗文亦是命

惠政記稿恐不可識耳法當立石但無好事者又徐

君非要官誰肯爲之昨文且留看

水利錄付來庚戌卷遲久令人不能忘情并付還昨

文字惡其人所以不荅耳可隨意損益與之此等事

不至耳邊亦是福也一見便是泥團在前極損道心

也

外舅志送子敬所見乞告明蚤即付來勿示人也史

記謚法亦後人附會耳

錄文裝潢須是新紙乃佳不可多人傳玩及入袖中

一似百中經矣野鶴壁記綴玉女之後可也阿郎筆跡須什襲以見還

僕文何能爲古人但今世相尚以琢句爲工自謂欲追秦漢然不過剿竊齊梁之餘而海內宗之翕然成風可爲悼嘆耳區區里巷童子强作解事者此誠何足辨也

與馬子問

白居易爲元稹墓誌謝文六七萬皇甫湜福光寺碑三千字裴晉公酬之每字三縑大怒以爲太薄今爲甫里馬東園作傳可博一盤角菱乎一笑

與王子敬

水利書採取頗有意水學莫詳于此外是皆勦說也呈稿曾有錄本否明日欲寄伯魯也此已爲雨後之土龍但不可聽伯魯之意耳

東坡易書二傳在家曾求魏八不予此君殊俗惡乞爲書求之畏公爲科道不敢秘也有奇書萬望見寄

水利錄已鋟梓奉去四部近聞吾郡頗欲興水利動言白茆耳甚可歎在位者得無有武安鄃邑之私耶一時發興入梓尋悔之于世人何用當令後世思吾言也

鄭雲洲至又得書荷蒙見念并及史事本朝二百年無史矣今諸公秉筆者如林鄙人備員掌故而已非所敢與聞也太僕寺誌僅一月而成亦無爲之草創討論雅俗猥并及麤疎處多中間反覆致意自以爲得龍門家法可與知者道也

與徐子檢

昨爲節婦傳送陶氏李習之自謂不在孟堅伯喈之下也得求郡中善書者入石可搴百本送連城使海內知有此奇節亦知有此文也

與陸武康

右先孺人銘謹撰上公家所謂班郢之門不宜敢當重委且平生不能爲八代間語非時所好也念嘗以文字爲貞山先生所稱許敢抗顏爲之耳

與沈敬甫九首

病良苦一日忽自起可知世間醫巫妄也詩二首寄敬甫子敬

題病瘧巫言鬼求食

瘧癘經旬太繹騷凝氷焦火共煎熬奴星方事驅窮鬼那得餘羮及爾曹

題病瘧醫言似瘧非瘧

似瘧非瘧語何迂醫理錯誤鬼嘯乎我能勝之當

自瘥禹乎盧乎終始乎

爲食闞過此有屋租可以支食並爲家奴侵盜無有矣然留此直是懶也春闈之文讀之誠自謂不媿但徒爲市中浮薄子所訕笑以是不出也

十七日阿三送包文想已到卷子可就五弟觀之曾寫二本復散去懶復寫也孟敏之甑墮而不顧卞和之玉刖而猶泣二者何居

承示亭齋云云不覺自喜非好人稱奬貴知我者希也

張烈女文字四首送觀安亭近日有此事也規利者頗欲撓其獄今幸得白矣此間旱荒殊甚家人作苦且艱食因少留日下當還

磚硯寄還惜無六驢載以入京耳盐舟誌可寫出觀之舟中無事偶思此作却有意不可草草觀也

水利論具有前人之論特爲疏剔之意望當事者行其言以惠東南之民非有牛鼎之意也

送行文各以其意爲之可也如以冊葉強人俗矣

施君所索文字昨欲從養吾取來尋思吾輩所作一出必有以破俗人之論不可苟者且待來年與之今

日惡太草草耳

與王子敬四首 以下十五首皆哀悼之語

兒子壙志附去二通其一與子欽去年令讀騷即此時也兼以時序相感痛不忍言此亦至情嘗爲人所嘲笑豈皆無人心者哉乞勿以示人

孺允數來索侑觴之辭茀歌哭不同日時有通問者作一二語荅之輒顛倒不能成字也顧足下懇懇之意乘僕未東必得面談就君所欲言比次書之可也不知諸公何日行如此風景更難宿留也區區得失久已置之度外但此回不見往時人唐人有云海內

無家何處歸此極痛但耳

庚戌秋山妻欲學毛詩從問大義爲書文王之什尋因兒女病遂廢卷昨還篋中得之極悲義多與前人異者奉去乞一看稍暇當續此業也

與沈敬甫七首

二詩乃哭耳不成詩也昨見諸友多欲爲僕解悶者父子之情已矣惟此雙淚爲吾兒也又欲自禁耶安亭情景更悲念兒在枉死城中也山妻哭死方甦舊疾又作矣所索文字付之尚書序亦乞錄付庶病者少寬當以此等自解然恐不能解也痛痛頭髮嘗

有二三莖白者照鏡視十二月忽似添十年也人非木石奈何奈何寄去亭記欲圖刻石不知如何可就五弟觀之世之君子若以曾子之責子夏者則吾有罪焉耳

痛苦之極死者數矣吾妻之賢雖史傳所無非溺惑也寄去僧疏僕書二句蓋天問楚些之意偶于此發之前後有六首又有偈一首別有荅人小柬連書一道敬甫就五弟處觀知我悲也

自去年涕淚多不能多看書又念新人非故人殊忽忽耳

壙志子建云亦似但千古哭聲未嘗不同何論前世有屈原賈生耶以發吾之憤憤而已欽甫云更似高人一籌也

滄浪生攜阿郎影來一慟幾絕此生精神覬欲運量海宇不意爲此子銷鑠將盡如何西狩獲麟反袂拭面稱吾道窮子解之乎世人眞以吾爲狂耳

世美堂記可爲知者道人固有對面不相知者亡妻幸遇我耳作罷與兒子嗚咽也

與王子敬二首

秋高氣清明月皎然永夜不寐惟有哭泣而已向作

疏偈數首獨曾寄孺允今寄去一卷昔在萬峰山中
讀大藏經信其理如此非狂惑也
前承過遂遭虎狼之驚感念至情極不忘也像贊一
首奉寄日閱禮書欲依先王之制以送死者而嘗不
及子建之徒輙唱浮議動引王夷甫亂天下之言殊
爲可惡

與沈敬甫二首

不見忽踰月節候頓易日增感傷凉風吹人悉成涕
淚令女未有紙錢之及此心歉歉鳧短鶴長其悲均
也何如何如

日苦一日思深如海盡變爲苦水如何如何承寄奠不敢辭敬甫雖有哀痛未容相比也疏二首寄去今日低首世尊前矣别有報人小帖數幅可與五弟索觀也

與余同麓太史　以下皆爲長興事自明者

歲杪人自北還備道閤下終始成全之大德及兩辱手教銜戢殊深二月當遣人受勅遭迴顧望又不覺遷延逾春今兹乃獲遣行伏乞指示生死得沭光榮有光三月二十日離家五月十日始到邢適監郡者在郡又以官舍久無人居且比諸僚獨隘僅僅編葦

聚士爲書齋庚俸錢才可以自給然不能有餘以及
隨行家口而百物皆貴幸來時頗借貸糴大米三十
餘石足資半年矣故事馬政郡以閑視爲名姦利由
此生今惟專委之縣既有縣令爲之親臨又無郡擾
人頗以爲便自此絕不與吏民交涉日日閉門亦無
士大夫往來差能自安但論者皆欲爲有光擇官得
淸閒之任以爲隨材而不知有光之所苦乃在于犯
忤姦豪其爲怨毒積毀入于持權者已種深根是以
滿朝之公論不能勝一二人之口也今此之官若隨
資除授更下于此眞抱關擊柝亦安也特以爲以此

處不肖不齒錄之地則不能甘也承相知之深相援之切感之至者更不能爲言以謝獨述區區之隱情伏惟炤察臨書不任惶恐

再與余太史

六月中人還知道體漸平不勝忻慰且捧教札惓惓之意銜戢曷已有光于世最號爲偃蹇憔悴之尤者明公一旦振拔之至今海內嘆仰乃徒以守職愛民之故不知顧慮以取仇怨竊望明公能振拔之于其始必能成就之于其終所謂成就之者非敢求上進以與喽喋者爭時取姸也特求使之不失所而已矣

前瞿少宰致書李相徒亦以平日之相憐非有光之有求而辞不盡達其意亦以有明公代為之言耳先人勅命計此時已用璽欲遣家人乃寸步不能自致適有馬吏赴太僕敬附此勅命即令去人齎賜幸幸許君畫頗盡林壑之美玉堂淸暇可以資一玩也

與吳刑部梁

往在白下幸獲同登過蒙憐愛间思欵然逾三十餘年而吾丈交道久而愈篤自初旅食京華邮其匱乏昨者讒人罔極雪其誣枉至情懇懇卓然高誼雖古所表見于世者僅一二數而已矣若以感激不能自

勝爲謝又非所以待吾丈者也今到邢已半月舍中落然無具與妻子相對殆不聊生獨自携書千卷旦暮呻吟足度日月頃在家日聞吳興事甚怪幸彼大吏持平不得縱然中傷之計日行矣諸乙丑同年如陸杭州謝武進皆得重劾尋無恙而李夷陵甫自州遷佐郡又得入內署矣朝廷大公本無意必而獨于僕一人未見曠然者知子蘭之譖深也此來實以御史大夫少宗伯之知今獨重生疑畏未測所以賴吾丈見告當自劾去矣自選授在越即不敢通書朝貴獨去冬欲引退乃於諸公自言其私并求應得誥命

今遣人至余太史所受誥略布區區伏惟矜察

與周子和大參

居京師日日趨朝朝罷入閣中宰相出然後隨而出然殊無一事修史則職守掌彼皆治庖者僕乃尸祝耳制誥皆有舊式惟贈誥間爲之于世間榮辱得失了不關于胸中謂可以避世非謬也諸公相憐謂更有別處僕殊無望于此日在金鋪玉砌間行殊不覺勞也本欲郎歸生平强項不肯被鄉里小兒以虚弦驚下耳荷茶陵公相知今日改謚文毅弟適當草制甚喜幸公子亦在中書日與班行相綴眞見門生老

白鬚也內江公尤篤師門之義毎相與言張公或至淚下內江之薦逹如茶陵苐毎恨言未能行耳新鄭素爲吾兄不平弟去年書往亦及之今當路一似循途守轍殊不可解

又

江都爲相之日更辛苦于下帷之時黃童白叟歌咏于田野朱衣紫綬讒搆于朝廷不見河陽之褒反被相州之譴今日歸田之計已决候代即行不久奉侍恐勞見念先此啓知

與曾省吾參政

張虛老行附記不知爲達否僕非敢緣舊識求門下有所掩護也在縣比古人則不及比今日亦當萬萬何向越中乃似無聞知者直是可恨門下行省所在問民疾苦若彼處一二鰥寡民得自言則白矣區區非愛爵祿者名亦不得不自愛夫奸人豪右非民情也好人所惡惡人所好非是非之眞也察民情與是非所究竟實門下之責不得不瀆告伏惟不罪幸甚

與曹按察

奉別匆匆又經半歲門下爲中朝士大夫推服以爲當世名流今暫屈作西湖主人內召應不久也鄙人

向年爲吏吳興雖跼蹐百里而志在生民與俗人好惡乖方遷去後極意傾陷今幸公道昭明諸老見察弟越中昔時和聲而讙者猶似有一重障翳僕隨緣來此宦情甚薄然大丈夫亦不肯默默受人汙衊執事總領外臺主張公議若不明告恐陷左右于隨俗附和之流非鄙人所以事門下也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三復所患詩解良深嘆息同年沈秋官行附起居狀敢布情悃不一

與愼御史

有光叨竊貴郡而山城僻處日治文書束修之問不

行于境外執事獨念生平數賜存問顧無以爲報者比得改官一時匆遽又不得詣别恨恨當共在貴郡甚邇也可以見而不見今去之雖欲見而不可得矣縣事無足言者執事姻親在彼必能略道之聞郡中置獄大異爲善者懼矣謂隨夷溷而蹻跖廉昔賢云然今乃眞見之東坡先生爲孔北海贊云使操害公時有魯國男子一人爭之公庶幾不死執事爲鄉邦重望不獨故人私情天下公義亦可發憤言之乎博士學官至閑冷也微文及之輙黜汚尤可嘆訝適來特求書爲西道解之幸勿靳也

與馮某

昔在都水荷蒙垂記隔濶五載靡日不懷邢中得邸報承有浙行省之命旌旆循西山而來庶一望幨帷竟不可得行省分司吳與僕前令雉城屬也當時與人虛舟相觸耳竟成仇恨今高飛遠逝而矰繳甚設韓穎川之拘持蕭長倩馬季長之附會李子堅何獄不成此漢良吏儒者猶忍爲此况臭味不同陰鷙成性者哉僕素受相知若不奉告靑蠅之言或未加察是僕反有負于門下也有文字頗委悉附上并求五獄大理轉達伏望炤諒

與徐子與

欲奉候者數矣顧難于遣人是以遲之乃辱賜書及多儀感愧感愧張人去後凡三附書以彼機穽可畏不勝杯蛇之疑行計殆輟承教卽復翻然王大夫報書云良玉不剖當有泣血以相明者僕雖媿此言然京師士大夫相信實賴吾丈雅故推轂之卽北轅無後顧憂尤恃吾丈力也薄儀附致束修之敬草草希宥

與俞仲蔚

前奉别造次不能達其辭至京口曾具文字委悉遣

人送鳳洲行省矣湖守懷大惡頗類韓延壽之拘持蕭長倩也僕仕宦之興已索然勉強此來少不安即思投劾去矣然不能無望當世賢者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也吳興有便信須公再及之

與張虛岡

十月中遣人奏求解職吏部抑不上諸相知者皆以書勸勉謂有薄淮陽之嫌以此復當暫行要非心之所樂終當解去耳前在省見學道亦素相知頗加禮遇言及諸生保留事忻然置之不問後有讒說復加害諸生甚苦宋太學生今議者多罪之然留李綱救

董槐亦可罪耶殺陳東黨陳宜中其果何如人耶公於僚友間一言可解毋使僕負慚于彼中士民也恃素知瀆聒幸恕

與周興叔

向人遣赴京求解官諸公來書皆勸勉以爲不至無以問執讒慝之口念海內猶自有相憐者復黽勉北行然長林豐草是其本性麼終不可久縻也吳興事閩通者氣餤稍沮然毒螫終未已賴大人君子始終保護耳小文副薄儀聊致贐敬諸不敢言謝者叔向不見祁奚之意也乞鑒念

在縣未嘗致書中朝士大夫雖足下之素知愛音問殆至隔絕今一月兩致書有所迫不得已也已上疏乞解官只恐所使人或有邅迴及先人所得恩命須先行幸留念娼嫉之人亦足以快志矣而狺狺猶不已今世亦有一種清論但其人方受阨莫肎言向後乃稍稍別白則其人已焦爛矣吳與方置獄掠無罪人鍛鍊爲罪人解脫甚可駭此其于僕非直蚊虻之噆膚而已不得不恐爲知已言之

與于鯉

辛苦爲縣尚堅俎豆我于賢人之間不意行後舞鰍鱣而號狐狸如此殊可駭異然不足問也承翰至草草謝不一

與吳刑部維京

昨者得從諸鄉老獲侍清誨不謂亟承趨拜攀留無計徒切悵仰而已鄙人爲縣無狀顧不敢鄙夷其民童子婦人所知雖謗讟煩興而公論猶有十八九田野之謠當亦流傳于萬霅百里間也去冬遣人北行乞解官第諸老相知者多移書勸勉甆爲治行可謂進退次且矣

與王禮部

昨者輕詣尋辱枉顧造次不及有所言百川孫丈僕舊同學相知也今司理吳興僕前所治縣事多相關欲乞一書致僕鄙意僕業已解去不當復有顧念但在彼殊苦心理寃捕盜平徭省賦無慮數十事恐姦巧之徒有不便者乘其去而反之僕以此不能忘情于彼地之民耳須求孫丈留意但有錯謬亦不敢偏執以求覆護也平日不敢虐煢獨而畏高明以此取怨不少古人所至問民疾苦民間疾苦與其是非甚眞今在位者徒信流言小民之情其伏也久矣如孫

丈肯留意于此僕三年辛苦亦得暴白然不敢求入之知也以求知者知耳書不必别賜但求左右便中及之艸艸幸恕

與孫百川

去歲過海虞會王笠洲因屬之爲書道意笠洲亦以曲周事相托誠以作縣百責所萃雖曲周無纎毫蹉跌然不得不懼也恐有從其後揺拾之者耳在縣時事僕不敢求尊丈私庇只求察于彼處民情而已若問堯于跖不可也宋廣平責張燕公云名義至重鬼神難欺此責在尊丈僕何所與太府公素相包容適

聞有讒者知盛德必不介意然區區有聞實不自安

望從容問及之朱進士還附此

與某通判

二年間荷包容無有纖芥間臨行有讒者言僕具帖子于軍門軍門大官郎一見便具帖子訕上官當以爲何如人也雖愚妄亦必不爲軍門趙公在邢郡相處數月今召還部望入郡時面問之有之趙公不肯諱也詩云君子不惠不舒究之言君子之于讒人所當推其所自而遲究之也計明臺于此亦必置之不較然鄙人之情不肯晻昧自處于薄耳

與徐子言

向僻處山縣不與世通遂不覺違離數載懷仰何可言常怪吾吳中宰縣者坐貴之甚幾與民庶隔絕頗不然之故為縣一切弛解雖兒婦人悉至榻前與語每日庭中嘗千人必盡決遣而後已不為門戶闌入之禁至所排擊皆大奸待士大夫必以禮而未嘗不以情處獨流俗所以為訾者不馭吏也實亦無負于百里之民不幸有所忤犯致凶德參會極其排陷幸當世士大夫猶有憐之者僅不竄謫然于儕輩已不比數矣昨歲因遣人領先人勅命即具疏乞解職南

岷王公故相知抑不上復貽書勸勉然次且乃至五月到邢意已悔恨此行矣銅梁張公近按察天雄云遇執事江陵備道見憐之語且云當時亦未意來此張公以是頗相禮遇隔越數千里無尺素之文而兩公獨相與語于江漢之間即謦欬無不聞極令人感嘆特遣人托子完寄謝會晤未卜不勝瞻跂

與馮樵谷

在湖極自負得意處不減兩漢循吏非誇言反被猜猜者不止此是關係世道僕一身何足惜在邢無一事可稱吏隱然已覺世途不可行河氷解即謀南歸

矣

與沈雲泉秀才

朱秀才來具知動止爲慰比在縣見士民有德者必敬之咨訪之如執事蓋所敬而咨訪者然未嘗有屏人私語也公家門戶亦無私也在內署無事思彼中一一可記憶雖疎濶其爲小民者已懇至矣今日蒙見念亦以自考未相忘也

與朱生大觀

令弟重趼數千里來力不足以振之然高義已動京師矣鄙人官貧何足道只平日在貴縣不曾欺神不

曾欺民今見貴縣之人眞無慚色也如得掛冠還相近可與一二知友時見過否

與同年陳給事

間濶久矣國事委重從官吾丈何得偃仰林下也在縣良苦無知之者而傾陷萬端平生雖置毀譽于度外然不能無憤悒耳吾丈幸時召山野無告之人問狀嘗必有十之五公論也名譽不著朋友之過吾丈可以坐觀不置黑白于其間乎此非爲不肖亦以爲彼邑之民也此後莫肯有誠心爲民者矣朱文學來備訊起居附此爲候

與王子敬

袁吏部來不承音問殊爲失望吳興事頃得信知鄉人意殊不佳每與道亨言辛苦二年餘專爲彼中見告者力保護之其實自謂不愧古人不意乖忤如此道亨亦以此境具知深以爲嘆今向人言若眞負塗汙而求人洗刷者昔人有因仕宦爲人羅織以爲憂者寵山先生曰顏君所自爲何如耳苟自爲者皆合道理無媿而不免焉者命也不以道理爲可憑依而徒懼其不免則無義無命矣僕來此亦偶爾久不作仕宦計待冬杪入京卽自劾免歸也

又

范司成巳行後始拜內閣之命附書未之及今淹延不覺又三月無日不思歸也北來者皆言鄉里少年更聚會羣不逞極其相傾屏蘢亦頗知意不輕言若從容叩之亦必無隱也僕所以不去者非能爲千仞之翔第不肯爲虛弦下耳

與周孺允三首　以下多述宦况

初至長城尋有書寄謝諸公皆見荅公獨無所荅豈有不足於中抑去人不能守候也縣號難治欲以曹平陽卓子康之道治之俗人皆非笑然如人病久多

服參苓元氣亦可漸還附子大黃終不敢用也陳謙甫還能具道此中事并托面候不一

到縣不能致一問可知吏之俗矣太湖去治二十里不一游向到臨安與子實約游西湖子實竟不至又連日雨命輿至城外遶城一望而已俗何可當爲吏不能作氣勢人頗謂之不能多有見教者老人豈復肯受人見教耶任性而已太夫人起居萬福人便草草附問山茗少許公非乏乃致遠忱耳

與唐同年 諱愛

契濶數易寒暑懷念何可言五月到邢不覺已迫冬

咫尺魏闕不異湘楚何啻子雲寂莫而已

與鍾上舍

承不忘先契甚荷昨晩所言尤荷相念然如對峰爲布衣交可也流行坎止當順所遇不敢以顛沛失其故步推薦自是在位者之責待吾求而薦卽其人不足重矣何以彼薦爲榮有要官萬望莫及鄙人姓名不惟無益反見累耳

與龔子良

承贈言匆匆又遭子婦之喪不得過謝文雖非所當然皆實錄非相知何以能相信如此天下士大夫已

成一番風俗無論三代說兩漢循吏已被訕笑矣生民何辜而遭此不幸也家人京口回者附此爲謝

與傅體元

承過舍相送又有扇金之惠惡俗雅不信人惟徐龍灣書來云安有五月披裘而拾道上遺金者乎徐君非面譽人者人情不相卹所以不却來賜也京口人還附謝

與王子敬六首

南還與旌旆差池僅旬日恨不一會僕以二月十二之任山鄉久不除令告訐成風犴獄常滿治文書至

夜不得息殊違所性所幸士民信其一念之誠兒童婦女皆知敬慕深媿無以使之不失望耳每一聽斷以誠心求之此心自覺豁然清明仕與學信非二事也如是行之無倦知古人不難爲矣

所云楊君云云向亦戲言及之公遂以爲實然深用歎惜彼以梁國之鳥嚇我矣衰晚得一命眞自信凡事須行其庭不見其人何可望人知我也

縣久敝所應用官錢並被侵沒衙中一魚一菜悉自買比市價此尤可笑曰理民訟一日人命亦可數起昔年彭戶部在吾縣頗稱健吏計僕所决之訟兩月

間多于彼三年矣奈何自若如此向到顧渚採茶登
覽太湖悵然有歸來之志承及宋史意甚恨恨恐遂
不能有成然不能忘也人行草草
相違忽忽遂經歲相晤未卜何日自來此凡三得書
每開函如對面復增悵然縣在太湖上山水甚嘉顧
日理文書少休暇令人益自嘆俗耳楊夫人旣迫遷
死殊可痛其他蠻觸之爭不足道也令弟家信中必
悉之太守公孫子陽之徒得公書暴之不然復寒之
矣半歲中決獄數百事陳謙甫曾抄其一二別無文
字因附去此中亦有精微之理暇時可一覽餘文字

俟續寄

周與叔近已過郡去矣有序送之匆匆未及錄去王元美自大名還致彼撫公意大略如王少宰所云當作書院山長耳方爾次且得元美此言始復作行計

夏二不及附書

五月初十日至邢道亭署篆今初六日太守始至官中殊無一事公庭閴然未見南方為吏如此者惟土俗儉陋近來務為裁損幾于貊道然愚性甚樂之第孤危之迹終不自安也

與沈敬甫四首

考選庶吉士存老甚有意諸公亦爭爲言而給事中又題本欲限年此輩意忌實邊之俾不通也吾亦雅不欲就但隨緣得一官諸公自徒紛紛耳人生出處有定由人不得讀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之辭殊覺有味出宰山水讀書松桂林有何不可內閣無所事日食太官之膳而已有相知者云更欲有所處然僕殊自愛寂寞令千載之下想見揚子雲高致閣中見揭　高皇帝諭中書文云先書之天地無有也後書之天地天地也先書之聖人無知也後書之聖人聖人也此語甚奇若欲盡此言則此官須

與天地聖人冥會者乃爲盡職今世求楊子雲何可得

山城僻處非當孔道雖隔一湖視燕京更遠耳爲五斗米折腰意默默不能自得也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奈何丙丞相不案吏僕性實不喜案吏人謂不能稍案吏人翕然稱之僕獨笑謂吾非案吏者聊以戲君然竟不案吏也每視事吏環立婦人孺子繞案傍日常有數百人須臾決遣自以爲快或勸自尊嚴如神人又不能也與太學生飲人或譏之然無太學生肯相召飲者恨不得與老兵飲耳人須當任性

何可强自抑遏以求人道好昨從𩨘渚山望太湖風帆半日可到家矣以公相知及之

與陳吉甫

吾兄何日討偕明年過二月恐僕又還舍不相值也王大夫眞有故人情然政不必依靠人往來自任吾意耳一日有事天雄見向時石丞子執經門下者與之坐久之别去人生何自苦吾輩尚不可謂之老然同時已半謝矣府中夜卧聞更鼓聲醒然不寐追念平生故人欲如少年聚會何可得也偶人還附此爲問草草

與顧懋儉

四月二十五日五月初四日十九日書並至是日亦有書寄家硃卷爲王內翰携去未還抄本在十九日封中想見之卽無一字改者但繫辭後篇謄錄錯誤因改二股不能記原稿耳天下人非無識者惟填榜時有鬼昧也館試嚮見徐少師已面告不赴後科果奏限年士論亦頗爲不平類有娼嫉之者然吾亦何意大冶鑄金金豈踴躍自謂我爲干將莫邪乎日來讀書稍接續甚好但須沉着莫輕放過望并以此規切二子也

與萬侍郎以下四首係馬政

駕還欲約知友送之郊外竟先日而去其高風不可及賢于東都門外送者幾千輛矣僕黽勉于此頗以楊子雲寂寞自解然思頼之心不能一日忘也太僕志已梓完僅一月而成又無考訂然于國家馬政因革之際頗反覆深致其意幸賜覽有便不惜示敎

與曹按察

雉城朱進士曾負笈函丈今魁秋榜足爲門墻桃李之光惟鄙人昔在雉城亦有從遊之舊因其歸省附候起居太僕寺南滁有志此舊無志適茲草創然于

考牧一事見今天下事徒日事紛更而不察其所以然往往類此有可慨者僕所以于此書因華之際未嘗不反覆深致其意焉惟覽而教之

與顧太僕

續送到三縣牧馬草場碑乞賜省入此孝廟初年新政所在勒石官廨實爲久遠之計今若並移文畿內河南山東州縣各拓一本送上取載誌內尤爲有據也謹白

江湖廓廟之隔幸得一再晤言遽出國門不任懷悵管馬官于太僕爲屬因被檄留館慈仁寺校定志書

連日批閱獨遼東陝西山西甘肅行太僕寺苑馬寺絕無文字可考駕部掌故所存乞煩令史查考抄示及楊遂庵嘗以都御史督理馬政不知何年停止前此有以都臺巡督者否又楊公所督陝西一路遼東山西甘肅亦曾有專差否其餘有關馬事可以指教者不惜詳示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七 終

四明後學虞二球訂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八

小簡

與周澱山四首

通家不得一晤殊恨昨自京口渡江即從六合行十二日巳抵郭外寓報國寺得董御史薦剡想此時公亦有聞也前年在部見高老甚加惋惜及會芳洲抵掌而談此事向寂然無及者董公乃有破格之請可知海內猶有人不覺有貢公之喜也

方得抵報適有人東還附上亦私心之喜也此中事殊異常攝縣者日欲中傷一日忽發狂自繫太守前

殆若有神矣與人喧傳其事有光於世誠孤立惟恃
蚩蚩之民猶欲俎豆于賢人之間耳然益厭苦唯恐
去之不速也人行速秉燭書此殊恨不悉

奴行書略具又使面陳冀鑒私衷平生不肯媕阿今
似落井而向人號者然殊不然直當明目張膽耳近
得閣老書云祖宗有法度朝廷有威福天下有公論
國之所恃以立也而今法度不在祖宗威福不在朝
廷公論不在天下人持其說蒼黄翻覆以與天下爭
勝而敢為不顧紀綱决裂風俗頹靡人心紛亂而莫
可收拾不知何究竟偉哉斯言錄以似吾兄讀之一

快也北地極寒珠米桂薪殆不能度日冬杪入賀郎
疏乞歸耳廳記并雜文托傳體元錄呈至否方有書
與陸希臯俞仲蔚頗覺暢也廳記已入石再寄二通
并神應記乞視之
比至京實欲求還田里適時事一新元老雅故相知
有此遷轉以是不敢言去此本無繫戀意鄉里少年
何乃以梁國之鳥相嚇也承念及之餘令兒子面悉

答周澂山

適承教誨懇懇愈增悲感老父在堂未敢以死然所
謂生民之至艱荼毒之極哀者雖强自抑制淚如河

海水不能止也亡者與尊嫂恭人同自南戴服屬非遠不幸以絕異之姿嫁薄命郎天下至寶措置非所珠摧璧毀汶汶以沒眞千古之痛也禮齊衰對而不言獨荷眷念無已之情聊此奉謝并錄報謝小簡數幅欲吾兄知吾至情如此類非世人語世人見之未有不大怪以爲狂惑也

與王仲山

欽承高風末由瞻覿向者山居之記實乃致想之深雖辭旨蕪穢而神馳於烟波崖石之間如磬欬於貴人之側者然非敢以擬古人公不加鄙斥賜之褒賞

不自意遂見取於名賢獲華衮之榮也爲之大喜過望而內顧僝然無當卒又驚以疑也更辱名畫及禮幣之惠以先公墓石見委敢不黽勉承役自效於知已使旋草率奉布不一

示廟中諸生

諸君在廟中者志意脩潔藝業亦精進深以爲喜但歲月如流人情易弛願更加鞭策以成遠大日逐課程須遵依條約寧遲毋速寧拙毋巧庶幾有眞實得力處又此廟神靈一方所崇奉精神英爽必萃於此須朝夕提省此心嘗與之對越聰明睿智自當日增

月長而不自知矣

與吳三泉

況母文草略殊不足觀僕所以不辭者非謂其能于此蓋肄業習之也顧汨汨俗學胸中無此意味而強爲之斯汗顏耳幸賜裁削或甚悖謬勿出可也

院試文字一時酬應有司之討旣已不甚記憶性又懶書度所以受知門下有不在此毋苦相逼也

綠蕉可分乞命守園者爲銀鹿助强以家僮他出故也建蘭遺種公固以棄之并以賜僕何如僕舊時讀書東皐後家居爲作志以爲恨不得負其地以歸今

舍前所植並公家物則可謂負其地以歸矣幸恕不廉

昨侍坐燈下偶懷遠人不覺爲情所使中夜思之赧然汗出此亦侍于君子之愆也已知罪矣晨欲往東皐然心火騰沸鼻中頗有氣息遂嬾束髮也

子賓老母免役事權在糧里官府未便見察若欲作書事類無因恐有抜劍者鄉間人見秀才甚大便欲使之說事可笑

辱公誤知豈敢自處以薄但由本性不欲作世俗寒溫禮數密知公起居足自慰矣童子不能悉吾意以

故語及

有光久辱過愛每以古人相期自媿齷齪負慚知己中夜思之痛心赧面昨以亡友之故傷其泯滅輙强所不能且欲執事一言以爲進止亦以執事惓惓之意令人忘其羞澀而來書過加推獎如此光何敢當光何敢當李習之輩意氣何如而韓文公抗顏爲師光何敢望萬一于習之而執事以韓自處則無不可者光平日議論豈能出執事涕唾之餘哉豈大賢君子引進後學法固當爾耶抑以光之庸駑重以激之耶嗟乎光何敢當哉抑執事不以其不可教因而成

就之則光也不敢不勉異日或不負爲門下士執事之賜多矣

彌年沉痾無一日強健而學荒落坐視歲月之去惴惴焉恐有所失墜無聊之甚大不類少年意趣以故不能時修禮節于左右可謂之簡不可謂之負也僕雖極愚然亦有耳目黑白醜惡不至甚顛倒私自念執事僕所當終身服事者他人之望門下曾不得側足而立雖執事假之詞色終以不類自引去僕乃得置門籍令比肩爲人如是而猶有背戾非禽獸好惡與人異者不至此也執事常時有所教訓未嘗不佩

服以爲至言顧僕外之所示者常不及內十之一若不能有所承受此乃質性已成不可矯強也且執事業已知其可教而教之又復疑其人之從之與否則執事之過也僕若好諛而惡聞善言則見絕于門下亦久矣水之爲物流動而善入然丈五之溝朝盈而夕除頑石伏于道左愈久而不易其處執事將何所取乎早間得書意執事垂念之切覺僕疎遠教誨之至惟恐其不從故爲此言激之也無可荅者遂謝來使然終不可不自明輒復喋喋病中遺辭昏晦終不足以盡意乞亮之得寓圃雜記甚喜計八十餘葉可

留二三日錄完奉納

初約會時草率相叙事又創於表兄僕不宜妄自主張表兄又不即言實不知其意何如也僕表兄雖俱在門下新故亦微有不同豈以表兄有親附之意而僕乃有自外之心且諸君意不在會也特欲因緣以接餘論即執事不肯幸臨諸君從此解體矣僕特以輪次當速乃實諸君之事非僕一人之私也僕雖得譴而諸君何罪焉明日與諸君拱候拱候之不至則相與候于門下必得請乃已僕無知者稚子畜之而已勿以大人意見與之較短論長也

前夜得侍左右語及僕家事多方顧慮言人所難言
僕何人斯乃辱執事知愛如此而來書又復推奬太
過以爲與僕談論比之飲醋此非僕有所感動益別
久復聚人情當爾僕以庸才不能自恣放如古豪傑
幸而耳目未甚昏塞自少讀前人書往往若有概于
中者私心以爲是猶飢之必當食寒之必當衣非曰
虛名美譽足以艷慕人而已也顧末俗意見自爲一
種間出一語稍或高聲共訾笑之以爲狂掩耳走去
至不欲聞用是默默無所言以爲雖言亦無益頃歲
補學官弟子員衣冠之士二百餘人時嘗會聚堂下

笑語喧譁而僕踽踽無所與與讀壁上碑刻仰面數屋椽耳雖稍與往來謂之相厚者至今亦不知僕爲何如人乃辱執事知愛期以古人以是不覺盡言于執事在他人謂之嘿在執事謂之辯執事所謂可人意者乃所以爲拂人意者也執事恐南北仕宦未免乖違亦不必爲此無窮之慮常憶去年此日酌酒池上于時梅花將發天氣融融如春仲季日初沒西南雲色郁然與溪水照映兼有王生餘樂明旦辱以詩召有花枝那負隔年期之句今豈可得耶乃知離合自有數卽今目前而已然矣呂成公初婚一月不出乃

有左氏博議人言有無叵測然使僕效亦無不可但偶未能耳來索前書未敢如命留之以志吾過

有光頓首三泉先生侍者夫人之所畏者必曰勿使某人知又曰毋爲某所短如執事者從容出一言以相讓于僕已無所容今書傳之不快又衆辱之藥之苦也更有毒耶雖然僕乃有以知執事愛僕之深也顧僕亦非剛愎文過者前書所云中頗寃抑聊自明耳僕于自責實不敢少恕居常悒悒媿見鏡中影與人言亦無味自念十一二時已慨然有志古人比于今猶碌碌不自克凡人不爲君子則爲小人古豪傑

之士日夜點檢然病根卒不能去顧余何人者見人呼為小人則怒自揣得為君子否也孟子曰人能克無穿窬之心又曰充無受爾汝之實若此者所謂義也然充無穿窬之心必施于有穿窬之心之地充無受爾汝之實必施于受爾汝之時乃令得其幾矣執事謂僕得某人之半執事雖以謂僕即其人可也雖以謂僕盜蹠尤可也朝歌勝母古人所惡但曾參居之將益深色養曇翟入而聞樂更悲耳故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昔人謂種樹者爪膚搖本而去復顧適有以害之僕謂樹無知不能自長使其能自長即謂

知方承主人佳意當一日拱把也豈可謂害之今而後僕知所勉矣别後多事延緩至今乃始得作書以謝知長者不當復念人過也

贈言一首繕寫如右僕讀易深有感于否泰姤復之際蓋天下之壞其始必自一人始而其治也亦自一人始此僕于執事之行深爲之惓惓也自惟鄙拙不習爲古文聊發其所見不能檃括爲精妙語徒蔓衍其詞又不知忌諱俗語所謂依本直說者幾欲自毀而又不能已也僕年巳長大一無所成慚負古人居常嘿嘿不自得執事行且立朝功業當遂赫然僕若

不至狂病異日得遂所圖于是從容閒暇與田夫野老歌咏先生長者之德紀述太平之盛事以振耀千百萬年視彼班生爲竇氏執筆愧之千載矣區區今日非所論也

與顧懋儉

蚤所諭極知孝子之情顧力不逮古文又與今人背馳可歎耳目下尚有三四篇皆爲貧子乞貸之作如先大夫廼須掃室焚薌不易爲也貴州統志付來一觀

與沈敬甫四首

午睡起閱諸論信如所諭中有實物者也大抵得于四明爲多或言四明偰君定謬耳此等之作混于數千卷烏言之中有鼻孔者必能別之不知何以沉滯至此也

爲文須有出落從有出落至無出落方妙敬甫病自在無出落便似陶者苦窳非器之美所以古書不可不看

旋字枕字卽入杜集中便稱佳上乘法全在此也字所以難下者爲出時非從中自然所以推敲不定耳

餘巳悉

大水沒路不通人行遂至音問隔絶此鄉懲連年亢旱今歲却種花荳淫雨淹爛奈無圩岸横水泛溢莫能措手昨兩日雨止覺水退一二寸一年所望花荳已無有矣方令人畨畊買秧揷蒔倍費工本又太後時然不無萬一之望人來言西鄉極恇擾非是此地高强此間人耐荒西鄉人不耐荒耳文字三首送敬甫子敬懋儉共觀甞記泉老說王濟之官至一品富擬王侯文字中乃自言家徒壁立可笑吾無隔日儲然文字中着一貧字不得殆不可曉也

與高經歷

翰林侍制劉德淵墓表學士王惲撰在城西西邱里

程家灣隱士林起宗墓碣在城西南永安村東一里

蘇天爵撰都尉墓在縣西南十五里有古塔刻馮氏

族姓已上三碑乞訪問每搨二本見惠

與王沙河

過縣重擾多謝治内有石碑煩命工搨數本楊誠齋

云除却借書沽酒外並無一事擾公私切勿見訝也

與徐南和

向求慧炬寺斷碑又城北東韓村東嶽廟中有開皇

石橋碑記并乞命搨一二本官舍無事頗慕歐陽公

集古錄奈力不能也以此相累幸不罪

與邢州屬官

匪材備員邢中無能有益于民屬歲之不易不自度其力之不能為民乞哀蒙上官之採納視他年解俵差為省易然又皆賢宰之夙夜殫瘁使鄙人安享受成以無過謫也茲幸稍遷念一歲中相叙自知鄙拙不周世務而每辱教誨便此違別不能無情日夕惟與望內召草草布此為謝

與傅體元二首

得書承相念每讀李習之文見其欲薦天下之士急

於若巳之疾痛使習之得志眞古之所謂大臣宰相之器也而或有譏之者隘矣省足下書意慘然又自傷也自歷任以來覺此官最清高前在京師見居要路者乃日騎馬上伺候大官之門高人達士以此較彼殆若勝之此晨門封人之徒所以見慕于孔氏也特中間又有不容久處者耳兒子落魄然身世之事吾亦不能自慮安能慮此所謂若夫成功則天也有詩寄來曾見之否宋廣平墓在沙河有顏魯公碑前令方思道于沙土中出之此碑歐趙亦未見也碑文頗有與史異同者乞寫舊唐書宋璟列傳便附還人

欲相稽考也文字頗以爲戒絕少作有一二篇寄兒
子欲觀從彼取之不悉

懋儉人來問之知有內艱殊爲驚怛僕思歸之心甚
切中秘有書數萬卷欲讀一過爲此牽延未能决也

與王子敬十首

午前托敬甫以文字相示見否可齋記欲得伯欽書
煩轉求也北窓梅花如對君矣

二石說奉去歲事交併栗家事欲竢新春平生無一
事不嘗獨不曾對吏今亦不可不一試也

見郡丞自謂老吏語滾滾不休緩征之說殊不可入

葢自郡中來受撫公旨也爲壙志作權厝志視葬志頗詳核然不能奇耳孫文亦不高漫往乞評之來書善叙事理恐不能復加文飾也熊君乃有皇甫度遜之風平生悔見貴人獨此行爲無悔耳事亦已郎决甚明違向人昏瞶之甚泥團不足盡之也道上沮洳不通信耗昨人還得書并子和書荷相念內人且就館而久病疑慮不能出事未竟少須不妨始初猝暴難當耳此易與也郅都甯成自不易爲之盛六來道其行事多可笑令人不復恨之

莊渠書求孺亨校定不出府公意事體合如此兒子

傳示欲隨年編次附入周禮春秋大學諸書甚善若了可封寄宅中見乞道之陸子潛荒政十二解即借示府中敬甫有名否

事未能遥度文書已下恐無更變且得的確乃可行也計此門一啓士大夫如牆而進尚容鄙人置足耶

昨陳子達書來勸入城荅之云此間有二奇不見戴烏帽乘軒人盜賊數過門不肯入也此間未嘗不荒小民習慣更安帖耳

連日卧病青山綠水已無緣分惟有讀書又不肯假借使人浩嘆沈君詩竢少間作也

吳興使人還得書并惠橋記及圖書印深荷存念過家會子欽又承書惠僕每相念及恨不得日日致書左右耳在試院中托程秀水竟不果也錄文見世情危險每不欲上人亦大吏爲之其五策問并前四道承乏不辭耳最後丈量均徭却竄入鄙語如所諭可謂淄澠之水易牙能辨之矣朱守想非俗流至京當候之

老況不堪明春非討差即請老子長孟堅今世何可得也與麓已進奉常太巖改璽丞初到未相見阜南衙門熱喧亦少會然每見殊有猜疑兒偶行邉久不

還方念之大抵今日京師風俗非同鄉同署者會聚少入情泛泛眞如浮萍之相値不獨世道之薄而亦以有志者之不多見也

與徐道濬

向云萬樹梅花徒見其枝條山中猶寒卽今多未破綻日令愼奴探之居人云年嘗到二月中花始齊曾叟乘此時來且有月益奇耳今歲節氣晚若要桃花須淸明後也社約初意合得亦好但諸人志趣終不同當以閉門爲上曾叟亦豈可愛此羈紲耶僕在此亦甚苦作文每把筆輒投去欲從山僧借楞嚴經以

自遣耳日夕望面晤不復多及

與陸五臺

向者輒敢通書于門下乃辱不鄙還荅往往多推奬兼以敎誨之語然如此年時欲南山射猛虎其爲不自量可笑也沈茂才來顧特因致謝水利纂一部附奉左右此爲東南利害甚大使者祇以空文應詔耳幸賜省覽

與姚畫溪徐龍灣

謹遣小兒拜謁不與爲禮則長者之敎誨深矣

與馮太守

性理稿僅閱一過草草殊不詳略加朱點爲别舊有點識無容改評矣序文平正通達殊不類近時軋茁之體真有德之言也中間堂聯再書二聯奉上乞賜改教擇用其一

與沈上舍

前者見過治所已束裝殊恨不能爲主人也夙慕蘇長公之高風買田陽羨聊欲效顰吾兄杯酒戲言忽遠遣人來其重然諾如此僕遂不欲北行大丈夫不負國家何媿只去就可以自決耳

與管虎泉

每辱不棄親末眷念之勤臨行又不及爲蔬飯以謝
別罪罪諸令舅亦必見怪也兒婦暴亡適官舟已在
城下諸役皆集老來又不堪哭聲遂不可止林同棄
千金之璧負赤子而逃家事如此且無顯擢可以行
道而爲此役眞大愚也

與顧懋儉二首

奴至道欲東來意如飛動感嘆久之與世益無緣乃
辱二三君子不鄙夷眞猶菖蒲葅也日下相見諸不
及

五燈會元幸爲致之近來偏嗜內典古人年至多如

此莫怪也

與沈敬甫十八首

五弟來得書極荷見念之意得失自有定命若以見知有一毫希覬便非吾心所以遲遲而去俗人不能知也此回遇大風絕江淮而度江中景物更奇略具諸詩中前日托舍弟亦不及專錄寄去今止錄去江中一首日下當還諸所欲言不盡

親故懶作書向爲公言鐵劒利倡優拙固耶每攬子厚因山賦亦自無聊也人還附此

去年在京師一日與華亭林與成對坐虛齋啜茗吾

問與成近寄家書否與成荅云亦自無可寄吾來三月親故書問殆絕祇爲無可寄也敬甫近況何似太元曾了得否兒子輩恐遂爲俗流教他看老父字說有信來未嘗道及書中事何也

風俗薄惡書生才作官便有一種爲官氣勢若一履任望見便如堆積金銀俗人說無餓死進士此言尤壞人也

文字殊有精義然使讀者不能不以文害辭以辭害志也爲子欽新得宜馨取小字壽孫用秦璽意却新也此後湯餅之會更可使與否一笑

子欽爲我行所謂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意甚喜卽爲
書陽曲序明日可來觀之

向者無儲不能久留北舍數過不鮮也前言戲之耳

敬甫近來甚有悟處一件悟無不悟也嫗煩黠慧往
往能隔壁識別人耳

見來書可怪心甚傷之士之不得志當有此意念耳
然須放胸襟寬大死生亦大矣此是莊子不覺失語
聖人無此語也

文字亦佳但不知與其人平日往來否如但學中識
面便送之得無類投人夜光乎質直而好義察言而

觀色處以下人聖人言句句可思也

吾祖誕辰在今月廿二日衰門不能如外間彌文又諸父在僕不敢主允齋有美意相知者數人鷄黍爲懽可耳須不可有雜賓也幸致意

喉中嘗有痰殊不快耳不如意事不如意人須勿置之胸中可也

顧伯剛欲梓三泉遺文敬甫有所藏悉付來或更爲之求訪此亦門人之責也吳甥來數言之相見輒忘耳

性命之說聖人蓋難言之欲作一論紛紛竟未有暇

眼前事無當意者大率六十四卦中一困字耳家姊
丈行有期已托子敬往借宅可與養吾知也
兩次承問皆失答所往類多庸奴適受其戲侮史稱
淮陰家貧無行乞貸無所得不幸類此傳云向爲身
死而不受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而
爲之殊自傷也
純甫手書此于其家得之非欲外人知也其胷中耿
耿如此三復爲之流涕今並付去幸爲善藏之
向借繩索有書竟不見報沒田莾苕然文節公大石
已置之庭中飢亦可餐也

城市中耳目日非來此雖極荒絕能令人生道氣也遊山記殊有興致略看一過僭抹數行不知何如因淚多傷目不耐久看文字極困悶也舊與純甫遊此山山北破龍潤下抵白龍寺尤奇勝有泉一道從破石間下流可一里相傳有白龍破此山而去其形勢眞如劈破幽泉亂石相觸淙淙有聲旁多珊瑚瑤草石罅間時有積雪賢昆玉不曾到此也讀記因懷純甫爲之惘然耳

與某三首

僕以未造朝不得至東郊一望車塵大丈夫豈效兒

女子情只人世知已難得耳遠別不能不惘然也有便當奉聞

承寄書比出京方得之遂不及報然壯足下之志必能進于古無疑也顧非可徒言在積累而至之耳昨到家甚念欲一見然久出應接紛紛知足下以疾不至雖至亦不能從容論究奈何宋史何人乃敢爾附遼金亦儒者之嘗談即耶律氏猶可金源奄有中國一百十有七年此可比之劉石爲辱載記耶老大沾一命恐有簿書之擾而此志豩不衰若天假之年必能有成也

還舍時不覺忙過未得略從容款坐此行眞媿故人可謂往來不憚煩者也佛有兩遇謗孫陀利旃遮女者此自不知佛于佛何損修到時調達推山何懼也邪中極有高僧土人略不知之僧家亦無知者所謂乘志尤闕陋無徵僕頗訪得之欲表著其人此等皆有得者劉太保見宰官身不誣宦途所見皆可厭思與吾丈一談何可得

與王昭明

甲寅之歲播越山中得日領教誨方爾還定而公遽有遠役隔濶遂逾一紀老大以來惟有孺亨與相親

依不意遂至溘然身後事極可病心聞公往來吉水永豐間頗以自得而一二年間雙江念菴相繼凋謝顧公亦何所嚮寍無顧念桑梓之懷乎恭簡公集向王知郡委校定僕不敢自專並與孺亨商確而李純甫不盡依用也公邇來當益復深造不知有可以見寍教否僕晚得一第而祖父皆不在世千鍾不洎吾心悲徒增傷痛耳今當為令太湖之濱抔山釣水聊為吏隱無足言者同年胡原荆之任附此不備

與張通府

城外積聚實為餉賊之資前日曾面啓乞下令剋日

搬載入城今經三日未有應令者但聞賊在新塘徐
監生家運米滿載而來恐有攻城之計是我受坐困
之勢而賊反得因糧之便也更乞嚴督各鄉積米之
家如仍前梗令卽以軍法從事或聽百姓隨力搬取
或卽放火燒盡及餘麥栖畝亦乞督促卽時割刈送
城海上用兵三年我師所以不得志實在于此而議
者不察也不然以饑疲之賊深入吾地雖百萬之衆
其何能爲哉軍旅之際非威嚴不行乞賜採納賊自
新塘載米西行必由新開河從眞義出此往蘇州之
道也如有攻城之計必南來過北出東門宜密于北

武北城灣俟賊船經過用佛郎機鉛銃打破其船但賊過北門必從夜來當謹備也

與凌廉使

承賜水利疏其爲東南之利大矣捧讀太息昨有奏記非敢爲激發之行恭官守當爾若坐地方言者之罪毋乃假借豪右而虐煢獨過甚耶今更有所陳者劉清惠公身沒未幾門戶衰零孫女被戮辱以死今幸得昭雪矣其孫復坐大辟劉之夫人至縣庭跪拜令人泫然閱其獄辭殆不至死似文致之也以清惠公之賢庶幾所謂十世宥之者况先皇欽恤之命新

朝曠蕩之恩耶惟執事垂意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八終

四明後學虞二球訂

